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

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，含淚問他：「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？」寶玉歎氣說道：「不過為那些事，問他做什麼！只是下半截疼的很，你瞧瞧，打壞了那裡。」襲人聽說，便輕輕的伸手進去，將中衣脫下。略動一動，寶玉便咬著牙叫：「噯喲」，襲人連忙停住手，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。襲人看時，只見腿上半段青紫，都有四指闊的傷痕，高了起來。襲人咬著牙說道：「我的娘！怎麼下這般的狠手？你但凡聽我一句話，也不到得這個分兒。幸而沒動筋骨，倘或打出個殘疾來，可叫人怎麼樣呢！」正說著，只聽丫鬟們說：「寶姑娘來了。」襲人聽見，知道穿不及中衣，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。只見寶釵手裡托著一丸藥，走進來向襲人說道：「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，替他敷上，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就好了。」說畢，遞與襲人。又問：「這會子可好些？」寶玉一面道謝，說：「好些了。」又讓坐。

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，不像先時，心中也寬慰了些，便點頭歎道：「早聽人一句話，也不至有今日！別說老太太、太太心疼，就是我們看著，心裡也——」剛說了半句，又忙咽住，不覺眼圈微紅，雙腮帶赤，低頭不語了。

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，大有深意。忽見他又咽住，不往下說，紅了臉，低下頭，含著淚只管弄衣帶，那一種軟怯嬌羞輕憐痛惜之情，竟難以言語形容。越覺心中感動，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。想道：「我不過挨了幾下打，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，令人可親可敬！假若我一時竟別有大故，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！既是他們這樣，我便一時死了，得他們如此，一生事業，縱然盡付東流，也無足歎惜了。」正想著，只聽寶釵問襲人道：「怎樣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？」襲人便把焙茗的話悄悄說了。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，見襲人說出，方纔知道。因又拉上薛蟠，惟恐寶釵沉心，忙又止住襲人，道：「薛大哥從來不是這樣，你們別混猜度。」

寶釵聽說，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，用話攔襲人。因心中暗暗想道：「打得這個形象，疼還顧不過來，還這樣細心，怕得罪了人。你既這樣用心，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？老爺也歡喜了，也不能吃這樣虧。你雖然怕我沉心，所以攔襲人的話，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慾，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嗎？當日為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，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。」想畢，因笑道：「你們也不必怨這個，怨那個。據我想，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，老爺纔生氣。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，一時說出寶兄弟來，也不是有心挑唆：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；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。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的人，何曾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、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呢？」

襲人因說出薛蟠來，見寶玉攔他的話，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，恐寶釵沒意思；聽寶釵如此說，更覺羞愧無言。寶玉又聽寶釵這一番話半是堂皇正大，半是體貼自己的私心，更覺比先心動神移。方欲說話時，只見寶釵起身道：「明日再來看你。好生養著罷。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，晚上敷上，管就好了。」說著，便走出門去。襲人趕著送出院外，說：「姑娘，倒費心了。改日寶二爺好了，親自來謝。」寶釵回頭笑道：「這有什麼的？你只勸他好生養著，別胡思亂想，就好了。要想什麼吃的，玩的，悄悄的往我那裡只管取去，不必驚動老太太、太太、眾人。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，雖然彼時不怎麼樣，將來對景，終是要吃虧的。」說著，去了。

襲人抽身回來，心內著實感激寶釵。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，似睡非睡的模樣，因而退出房外櫛沐。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，無奈臀上作痛，如針挑刀挖一般，更熱如火炙，略輾轉時，禁不住噯喲之聲。那時天色將晚，因見襲人去了，卻有兩三個丫鬟伺候，此時並無呼喚之事，因說道：「你們且去梳洗，等我叫時再來。」眾人聽了，也都退出。

這裡寶玉昏昏沉沉，只見蔣玉菡走進來了，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；一時，又見金釧兒進來，哭說為他投井之情。寶玉半夢半醒，剛要訴說前情，忽又覺有人推他，恍恍惚惚，聽得悲切之聲。寶玉從夢中驚醒，睜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黛玉。猶恐是夢，忙又將身子欠起來，向臉上細細一認，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，滿面淚光，不是黛玉，卻是那個？寶玉還欲看時，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，支持不住，便「噯喲」一聲，仍舊倒下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又做什麼來了？太陽纔落，那地上還是怪熱的，倘或又受了暑，怎麼好呢？我雖然捱了打，卻也不很覺疼痛。這個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，好在外頭佈散給老爺聽。其實是假的，你別信真了。」

此時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，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，氣噎喉堵，更覺利害。聽了寶玉這些話，心中提起萬句言詞，要說時卻不能說得半句，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：「你可都改了罷！」寶玉聽說，便長歎一聲道：「你放心。別說這樣話。我便為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願的！」

一句話未了，只見院外人說：「二奶奶來了。」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，連忙立起身，說道：「我從後院子裡去罷，回來再來。」寶玉一把拉住，道：「這又奇了。好好的，怎麼怕起他來了？」黛玉急得跺腳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你瞧瞧我的眼睛！又該他們拿僮們取笑兒了。」寶玉聽說，趕忙的放了手。黛玉三步兩步，轉過床後，剛出了後院，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，問寶玉：「可好些了？想什麼吃，叫人往我那裡取去。」接著薛姨媽又來了。一時，賈母又打發了人來。

至掌燈時分，寶玉只喝了兩口湯，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接著周瑞媳婦、吳新登媳婦、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來往的，聽見寶玉捱了打，也都進來。襲人忙迎出來，悄悄的笑道：「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，二爺睡著了。」說著，一面陪他們到那邊屋裡坐著，倒茶給他們吃。那幾個媳婦都悄悄的坐了一回，向襲人說：「等二爺醒了，你替我們說罷。」

襲人答應了，送他們出去。剛要回來，只見王夫人使個老婆子來，說：「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。」襲人見說，想了一想，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、麝月、秋紋等人說：「太太叫人，你們好生在屋裡，我去了就來。」說畢，同那婆子一徑出了園子，來至上房。

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，搖著芭蕉扇子，見他來了，說道：「你不管叫誰來也罷了，又擱下他來了，誰伏侍他呢？」襲人見說，連忙陪笑回道：「二爺纔睡著了。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，會伏侍了。太太請放心。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，打發他們來，一時聽不明白，倒耽誤了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沒什麼話，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了。」襲人道：「寶姑娘送來的藥，我給二爺敷上了，比先好些了。先疼的躺不住，這會子都睡沉了，可見好些。」王夫人又問：「吃了什麼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老太太給的一碗湯，喝了兩口，只嚷乾渴，要吃酸梅湯。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，剛纔捱打，又不許叫喊，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，倘或吃下這個去，激在心裡，再弄出病來，那可怎麼樣呢？因此，我勸了半天，纔沒吃，只拿那糖醃的玫瑰瀝子化了，吃了小半碗，嫌吃絮了，不香甜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噯喲！你何不早來和我說？前日倒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，原要給他一點子，我怕胡糟蹋了，就沒給。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吃絮了，把這個拿兩瓶子去。一碗水裡，只用挑上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。」說著，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。襲人道：「只拿兩瓶來罷，多也白糟蹋。等不夠，再來取也是一樣。」

彩雲聽了，去了半日，果然拿了兩瓶來，付與襲人。襲人看時，只見兩個玻璃小瓶，卻有三寸大小，上面螺絲銀蓋，鵝黃箋上寫著「木樨清露」，那一個寫著「玫瑰清露」。襲人笑道：「好尊貴東西！這麼個小瓶兒，能有多少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那是進上的。你沒見鵝黃箋子？你好生替他收著，別糟蹋了。」

襲人答應著，方要走時，王夫人又叫：「站著，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。」襲人忙又回來。王夫人見房內無人，便問道：「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，你可聽見這個話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我倒沒聽見這個話，只聽見說為二爺認得什麼王府的戲子，人家來和老爺說了，為這個打的。」王夫人搖頭說道：「也為這個，只是還有別的原故呢。」襲人道：「別的原

故，實在不知道。」又低頭遲疑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冒撞話。論理——」說了半截，卻又嚥住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只管說。」襲人道：「太太別生氣，我纔敢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說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論理，寶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纔好呢；要老爺再不管，不知將來還要做出什麼事來呢。」

王夫人聽見了這話，便點頭歎息，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：「我的兒！你這話說的很明白，和我的心裡想的一樣。其實我何曾不知道寶玉該管？比如先時你珠大爺在，我是怎麼樣管他？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？只是有個原故：如今我想，我已經五□歲的人了，通共剩了他一個，他又長的單弱，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，要管緊了他，倘或再有個好歹兒，或是老太太氣著，那時上下不安，倒不好，所以就縱壞了他了。我時常拚著嘴兒說一陣，勸一陣，哭一陣，彼時也好，過後來還是不相干，到底吃了虧纔罷！設若打壞了，將來我靠誰呢！」說著，由不得又滴下淚來。

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，自己也不覺傷了心，陪著落淚。又道：「二爺是太太養的，太太豈不心疼？就是我們做下人的，伏侍一場，大家落個平安，也算造化了。要這樣起來，連平安都不能了。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？只是再勸不醒！偏偏那些人又肯親近他，也怨不得他這樣。——如今我們勸的倒不好了。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，我還惦记著一件事，要來回太太，討太太個主意；只是我怕太太疑心，不但我的話白說了，且連葬身之地都沒有了。」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，忙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只管說。近來我因聽見眾人背前面後都誇你。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，或是諸人跟前和氣，這些小意思；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，正合我的心事。你有什麼，只管說什麼，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我也沒什麼別的說，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，怎麼變個法兒，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吃一大驚，忙拉了襲人的手，問道：「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？」襲人連忙回道：「太太別多心，並沒有這話。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。如今二爺也大了，裡頭姑娘們也大了，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——雖說是姐妹們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處，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懸心。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恩典把我派在二爺屋裡，如今跟在園中住，都是我的干係。太太想，多有無心中做出，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，反說壞了的，倒不如預先防著點兒。況且二爺素日的性格，太太是知道的：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。倘或不防前後，錯了一點半點，不論真假，人多嘴雜，——那起壞人的嘴，太太還不知道呢：心順了，說的比菩薩還好；心不順，就沒有忌諱了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，不過大家落個直過兒；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，我們不用說，粉身碎骨，還是平常，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，豈不完了呢？那時老爺、太太也白疼了，白操了心了。不如這會子防避些，似乎妥當。太太事情又多，一時固然想不到。我們想不到便罷了；既想到了，要不回明了太太，罪越重了。近來我為這件事，日夜懸心，又恐怕太太聽著生氣，所以總沒敢言語。」

王夫人聽了這話，正觸了金釧兒之事，直呆了半晌，思前想後，心下越發感愛襲人，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竟有這個心胸，想得這樣周全！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？只是這幾次有事就混忘了。你今日這話提醒了我，難為你這樣細心。真真好孩子！——也罷了，你且去罷，我自去理。只是還有一句話：你如今既說了這樣的話，我索性就把他交給你。好歹留點心兒，別叫他糟蹋了身子纔好。自然不辜負你。」

襲人低了一回頭，方道：「太太吩咐，敢不盡心嗎？」說著，慢慢的退出，回到院中。寶玉方醒，襲人回明香露之事。寶玉甚喜，即命調來吃，果然香妙非常。因心下惦著黛玉，要打發人去，只是怕襲人攔阻，便設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。

襲人去了，寶玉便命晴雯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到林姑娘那裡看他做什麼呢。他要問我，只說我好了。」晴雯道：「白眉赤眼兒的，作什麼去呢？到底說句話兒，也像件事啊。」寶玉道：「沒有什麼可說的麼。」晴雯道：「或是送件東西，或是取件東西。不然，我去了，怎麼搭訕呢？」寶玉想了想，便伸手拿了兩條舊絹子摺與晴雯，笑道：「也罷，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又奇了。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絹子？他又煩惱，說你打趣他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放心，他自然知道。」

晴雯聽了，只得拿了絹子，往瀟湘館來。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巾，見他進來，忙搖手兒，說：「睡下了。」晴雯走進來，滿屋漆黑，並未點燈。黛玉已睡在床上，問：「是誰？」晴雯忙答道：「晴雯。」黛玉道：「做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二爺叫給姑娘送絹子來了。」

黛玉聽了，心中發悶，暗想：「做什麼送絹子來給我？」因問：「這絹子是誰送他的？必定是好的。叫他留著送別人罷，我這會子不用這個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不是新的，就是家常舊的。」黛玉聽了，越發悶住了，細心揣度，一時方大悟過來，連忙說：「放下，去罷。」晴雯只得放下，抽身回去。一路盤算，不解何意。

這黛玉體貼出絹子的意思來，不覺神癡心醉。想到「寶玉能領會我這一番苦意，又令我可喜。我這一番苦意，不知將來可能如意不能，又令我可悲。要不是這個意思，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，竟又令我可笑了。再想到私相傳遞，又覺可懼。他既如此，我卻每每煩惱傷心，反覺可愧。」如此左思右想，一是五內沸然，由不得餘意纏綿。便命掌燈，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，研墨蘸筆，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：

其一

眼空蓄淚淚空垂，暗灑閒拋更向誰？尺幅鮫綃勞惠贈，為君那得不傷悲？

其二

拋珠滾玉只偷潸，鎮日無心鎮日閒。枕上袖邊難拂拭，任他點點與斑斑。

其三

彩線難收面上珠，湘江舊跡已模糊。窗前亦有千竿竹，不識香痕漬也無？

那黛玉還要往下寫時，覺得渾身火熱，面上作癢，走至鏡台，揭起錦袱一照，只見腮上通紅，真合壓倒桃花，卻不知病由此起。一時方上床睡去，猶拿著絹子思索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襲人來見寶釵，誰知寶釵不在園內，往他母親那裡去了。襲人不便空手回來，等至起更，寶釵方回。

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，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了；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，越發信了。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，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，並未據實。大家都是一半猜度，竟認作□分真切了。

可笑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，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，竟被人生生的把個罪名坐定。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，見過了母親，只見寶釵在這裡坐著，說了幾句閒話兒，忽然想起，因問道：「聽見寶玉挨打，是為什麼？」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，見他問時，便咬著牙道：「不知好歹的冤家！都是你鬧的，你還有臉來問？」薛蟠見說，便怔了，問道：「我鬧什麼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你還裝腔呢！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。」薛蟠道：「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，難道他也賴你不成？」寶釵忙勸道：「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，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。」又向薛蟠道：「是你說的也罷，不是你說的也罷，事情也過去了，不必較正，把小事倒弄大了。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，少管別人的事。天天一處大家胡逛，你是個不防頭的人，過後沒事就罷了；倘或有事，不是你幹的，人人都疑惑，說是你幹的。不用別人，我先就疑惑你。」

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；又是寶釵勸他別再胡逛去；他母親又說他犯舌，寶玉之打，是他治的：早已急得亂跳，賭神發誓的分辨。又罵眾人：「誰這麼編派我？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！分明是為打了寶玉，沒的獻勤兒，拿我來做幌子。難道寶玉是天王？他父親打他一頓，一家子定要鬧幾天。那一回為他不好，姨父打了他兩下子，過後兒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，說是珍大哥治的，好好兒的叫了去，罵了一頓。今日越發拉上我了。——既拉上我，也不怕，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，我替他償命！」一面嚷，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。慌的薛姨媽拉住罵道：「作死的孽障！你打誰去？你先打我來！」薛蟠的眼急的銅鈴一般，嚷道：「何苦來！又不叫我去，為什麼好好的賴我？將來寶玉活一日，我耽一日的口舌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！」寶釵忙上也

前勸道：「你忍耐些兒罷！媽媽急的這個樣兒，你不說來勸，你倒反鬧的這樣。別說是媽媽，就是旁人來勸你，也是為好。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！」薛蟠道：「你這會子又說這話。都是你說的！」寶釵道：「你只怨我說，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。」薛蟠道：「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，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呢？別說別的，就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：那琪官兒，我們見了□來次，他並沒和我說一句親熱話；怎麼前兒他見了，連姓名還不知道，就把汗巾子給他？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？」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：「還提這個！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！可見是你說的了。」薛蟠道：「真真的氣死人了！賴我說的我不惱，我只氣一個寶玉鬧的這麼天翻地覆的！」寶釵道：「誰鬧來著？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，倒說別人鬧。」

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，難以駁正，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，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，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。也因正在氣頭兒上，未曾想話之輕重，便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用和我鬧，我早知道你的心了。從先媽媽和我說：你這金鎖要揀有玉的纔可配。你留了心，見寶玉有那勞什子，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。」話未說了，把個寶釵氣怔了，拉著薛姨媽哭道：「媽媽！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！」薛蟠見妹子哭了，便知自己冒撞，便賭氣走到自己屋裡安歇。不提。

寶釵滿心委屈氣忿，待要怎樣，又怕他母親不安，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，各自回來，到屋裡整哭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起來，也無心梳洗，胡亂整理了衣裳，便出來瞧母親。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，問他那裡去。寶釵因說：「家去。」口裡說著，便只管走。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，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，大非往日可比，便在後面笑道：「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。就是哭出兩缸淚來，也醫不好棒瘡！」

不知寶釵如何對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